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

論語四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為況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内之治恩

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寓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説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来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来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實是如此

問子謂南容章集句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以上語類二條

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絏為可妻也曰雖嘗陷於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答程允夫文集

子謂子賤章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

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薫陶氣質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概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强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强似子貢者如此之多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語類

或曰雍也章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謟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

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足爲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粗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以上語類二條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

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縁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豪未得不害其為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為椽桁已自可矣他不伏作椽桁又要作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

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

曰吾斯之未能信葢其絲豪隐微之間自知之爾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

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

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晳被他見得

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説時便都恁地脱

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曽做甚工

夫却與曽子相反曽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到下

稍方有所得曾晳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作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令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

緊要仕與不仕何害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煞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當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

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卲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以上語類八條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

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答曾擇之文集

道不行章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粗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語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見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

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為宰後來求乃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以上語類三條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

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盖如此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即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如何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他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翫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

像恰似將一物来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顔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顔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来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以上語類四條

吾未見剛者章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

類皆是欲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了安得為剛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倔强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語類

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為仁後以為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

以有欲字便以為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曰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隠度而取舍之如此說則當以觧為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人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答石子重○文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

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

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麽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

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来孟子方說那話較多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為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

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

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為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

人唯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語類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諡法甚寛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

問孔文子之謚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謚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為謚皆無一善而後名之曰幽厲凡二字謚非禮也如貞惠文子睿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謚以上語類二條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答陳安卿文集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一事如此耳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謂為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

寛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産上不在民上

以上語類二條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棁為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来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棁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

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
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語類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
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
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
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
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

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

之脩然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

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

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

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

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

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諡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

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

問五峯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析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大不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若子文之忠雖不加喜慍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乗而不顧然崔氏無君其惡已著而畧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其大者安足以語

仁之體乎曰讀書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説只是一説非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慍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説仁若識得仁之統體即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豪私意皆非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

無私所以不得為仁曰孔子一時荅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

此以上語類五條

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為
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
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
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
盡之意矣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
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来若不
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别此須作箇題目
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説過也答劉季章

問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為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觧云心德全體非事為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為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某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曰此說得之荅鄭子上

○以上文集二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倒不定了

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治長一篇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曰是如何未安如今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著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著如此審細如今看

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是這般所在本是平
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多看不見這般
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平正正更不著得
些子蹺欹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却都勞攘了
凡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
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
少間都滚得一齊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略有
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

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横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絶如何說得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来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是似閒以上語類二條

問再斯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

番思曰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答陳安卿）

問語錄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曰横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巳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答都昌縣學諸

生○以上文集二條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唯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

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閒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沈晦不認為已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

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也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做得成一家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

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又曰遯世高尚皆是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様人都便入佛老苦行底人

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蔕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以上語類二條

伯夷叔齊章

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顔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

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以上語類二條

孰謂微生高直章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作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為此說今煞有此說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来乞些醯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

要自家取来却作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恳由己出皆是偏曲之私恳由己出則恕將誰歸語類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説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以上語類四條

顔淵季路侍章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為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卻似有車馬衣裘為重之意莫與氣象煞遼絶

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强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粗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

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顔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来做去没收煞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来做去没收煞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工夫須自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顔子資質底不成教他做子路也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

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純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

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

先生至此

聲極洪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恝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别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之為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不伐便著意去解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

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曰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

只為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

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閎祖錄云子路顏淵夫子言志伊川諸說固皆至當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曰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脩為此其所以異也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爝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

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著力去做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為事然畢竟以此為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為聖

門高弟

問顧聞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曽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賛其雖荅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豪好慕之心作為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曽點耶曰聖人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盖曽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閒齗齗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閒只見遜讓故曰齗齗如也注云分辯之意也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

問觀子路顔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别子路求仁者也顔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顔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

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穏大凡人有己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殻裏顔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殻裏孔子則離了軀殻不知那箇是己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胷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顔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顔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胷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顔子處顔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以上

語類十六條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畱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

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説教著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曽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以上語類二條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為生知不可學而不知

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四

論語五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

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盖居敬則凡事嚴肅却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姿禀較之煩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

是居敬以行之方好以上語類二條

問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有可字此可字乃實許之與下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別之曰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答陳安卿

○文集

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

川說有未盡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

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

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簡自别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来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様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様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内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

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内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内存乎簡則為疎畧仲弓可謂知旨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其簡為可爾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為善楊氏曰子桑伯子為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

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廉一句舉不甚切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既曰疎畧則太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范氏曰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脩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為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為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脩己臨下則恐分了仲

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處已亦若待人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簡行簡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呂氏以為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謝氏以為因前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畧其細於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

剩却一簡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説若解文義則誠有剩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為過也范固有不容處然敬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及家語所載伯子為人亦誠有太簡之病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説是以上語類五條

哀公問弟子章

問不遷怒此是顔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説便小在顔子分上説便

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

或問顏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只消看他不貳處既能不貳便有甚大

底罪過也自消磨了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為克己之初一以為用功之處曰

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

問學顏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

處又問如此當自四勿起曰是程子云顏子事斯語

所以至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来

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

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巳前事到這裏巳是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問過容是指巳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顔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

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
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
事曰只這工夫源頭却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但初
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如此
不得只是克己工夫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却獨以
告顔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顔子擔當不得這事其他
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己事時時

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顔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顔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統體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時說讀

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専揀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

敬之問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静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静蓋顔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

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静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顔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盖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説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

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

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顔子分上不消恁地

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問顔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

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

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

怒少亦是資質好處

問顔子不遷怒不貳過曰看程先生顔子所好何學論

説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已復禮底效驗今又以為學即在此何也曰為學是總説克已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疊説

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

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當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

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作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所以然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卻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

以上語類十三條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寛洪可以與可以無與與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隣里鄉黨看来聖人與處却寛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以上語類三條

問原思為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别為一章曰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顔淵子路不㫿分子賤子

貢回也冉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為二乃佳。荅趙恭父文集

子謂仲弓章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横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

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語類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来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顔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閒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

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閒時都思量别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閒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總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閒事

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某舊説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

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説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逺若顔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豪私偽閒雜夫子所以獨稱之

顔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閒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豪髮私意閒斷在但顔子纔閒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閒斷来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来却是

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豪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横渠内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来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踈畧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豪私欲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問横渠云云文蔚竊

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為主人欲為賔日月至焉者人欲為主天理為賔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為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

至之問横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内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内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

時然終是在内不安纔入即便出盖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

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復思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拗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

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為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説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内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賔曰此倒説了心常在内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著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内曰不可言心在仁内畧畧地是

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閒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
曰不用著力如決江河水至而舟自浮如說學只說
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
到說處是不曾時習時習則相將自然說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日月至焉是
有時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
辨者是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

方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未由也已眞是著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眞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自然要去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才著手推動輪子了自然運轉不停如人喫物既得滋味自然愛喫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曾到来但不久耳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

何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況萬善乎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内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顔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虚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静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顔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豪私欲耳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迥别看来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别伊川言畧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閒斷以上語類十三條

季康子問仲由章

問謝氏三子於克己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説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為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

克己獨善說得太重當云修己自好可也語類

賢哉回也章

問顔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問顔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

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

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翫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

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説不失亦只是得但説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如何曰僅能不違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

貧賤則憂慼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

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豪係累耳曰

然但令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

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為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

程子云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顔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

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

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

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

之如克已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
熟充達向上去
鮮于侁言顔子以道為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
如此莽莽對故伊川荅之如此
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為鮮于侁問於伊
川曰顔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
道顔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説顔子所樂者道伊川
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豈非顔子工夫至到道

體渾然與之爲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以上語類十條

非不說子之道章

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

學為已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廢則罪不在已自止乃已之罪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説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説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説伊川謝氏之説范氏楊氏之説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説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

甚親切㢤字作足㢤太鑿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説但於㢤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者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非真力不足也此説自與本文不合而来説必令牽合為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不同却得本文之意_{語類}

子謂子夏曰章

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已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説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

問謝氏説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為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説某所未安其説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之

説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為大儒毋為小儒如何曰不須説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作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為説得行便謂强得人此便是小人儒豪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决不如此問五峯言天

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為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以上語類二條

子游為武城宰章

問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以上語類二條

孟之反不伐章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来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顔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别事未知

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語類

不有祝鮀之佞章

第十五章凡七說伊川三說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吕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

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說恐未必是

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語類

誰能出不由戶章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

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語類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

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以上語類二條

人之生也直章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其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須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白直自無許多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

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

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

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粗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来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

深遠之説也以上語類三條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説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説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説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説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

高遠處

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顔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葢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黙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

其所及而語之也以上語類三條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

故能遠之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

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

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来皆用之是

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决之有何不

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

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

自盡只管去謟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

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令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滚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

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以上語類四條

知者樂水章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

此形容之理會未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汎濫且理會樂山樂水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茍先及四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

又須得走過那邉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静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静其體用動静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盖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静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静然陰陽動静又各互為

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以上語類五條

齊一變至於魯章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作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来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来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

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語類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

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語類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語類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

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

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功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功成甚次第

横渠云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横直竪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違於道第二十六章凡八說伊川三說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此則不

博文之失二者皆不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伊川第一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二事非博文則無以為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為無用約禮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子博約與此

不同亦似太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顔子與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無異伊川以顔子之約為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合作知要伊川第三説與第一第二説同但説太畧耳曰此説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顔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則此章之字亦

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以上語類五條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矢為陳否為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意思

孔子見南子且當從古注説矢誓也或問若作譖説

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為下三句有似古人

譖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説故有譖之氣象

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説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

心中以為不當見便不説夫子似乎發呪模様夫子

大故激得來躁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横渠說以為予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為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箇出路却不必如此横渠論看詩教人平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然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

尼不為已甚這様處便見以上語類三條

中庸之為德章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語類

如有博施於民章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

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

得位亦所不足有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立是立得住達是行得去此是三節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修德欲德有所成

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已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已及人仁之方也

或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某之說非異於程子盖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别

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却只如此說了如是為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蓽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

已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又曰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

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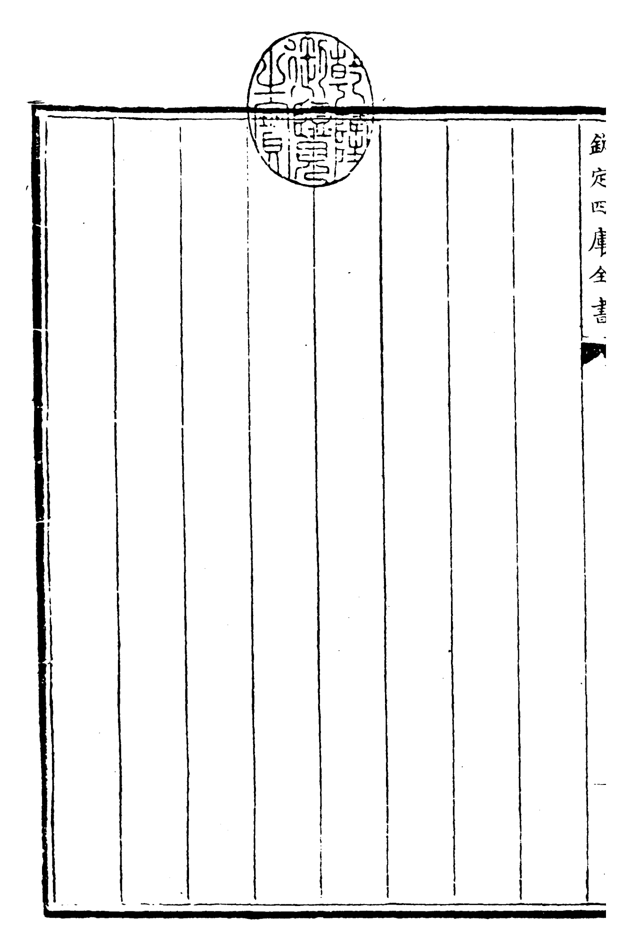
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以上語類七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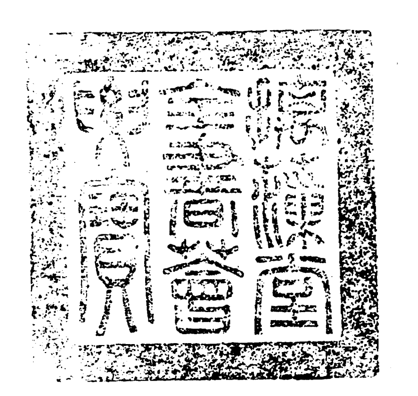
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過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

是答潘恭叔○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二十頁後八行問再斯可矣刊本斯訛思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